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
第九十一回 作惡人難逃法網 可憐女大受折磨

當下美良、復漢二人，驚問楚雄，你拿手槍做什麼？楚雄笑道：「我想你們只給畢三兩塊錢，豈不太少，賞罰不均，士卒焉肯用命。我們若往日本，行李中決不能私帶手槍，不如送了畢三，有人要買，極少也可買四五十塊錢呢。」美良聽了說：「虧你想得周到，我打算動身時候，丟他在陰溝裡的。」過不多時，畢三又來吃飯。美良便將適才預備的話，對他說知。又給他兩塊大洋，畢三信以為真，接錢在手，心中頗為歡喜。楚雄又說：「我們那桿手槍，帶在行李中，頗為不便，丟在家裡，又恐被人偷出去惹禍，請你替我代為收藏幾天，等我們回來還我。」說時將手槍遞將過去。畢三不疑有他，接了塞在褲腰帶內。吃過飯因身邊有著兩塊錢，又急急奔到燕子窠中適意去了。美良等知他有幾天不來，於是放心收拾一切物件，並向房東那裡退了租，將硬頭傢伙，賣給收舊貨的。諸事停當，又寫信通知漢英，只說有事離滬，不言所往。漢英前幾天曾看見報上，牽涉自己在內，深慮美良等不謹慎，被人緝獲，這場禍可惹得不小，今見他們來信通知走了，不由心中放下一塊石頭，這時候美良等早已上了輪船，一帆風順，直抵三島。這班人猶如白露時節的兩，到一處壞一處，他們赴東之後，自然又有許多離奇古怪的事跡，不過與我《歌浦潮》中無涉，我也何用煩絮。當其時只有那畢三麻子，還以為他們往普渡山遊玩，多至一個禮拜就要回來的，所以天天盼望一禮拜期限圓滿，因他所得兩塊大洋，白飯未吃，早已餵了黑飯。此時又東挨一餐，西挨一餐，吃飯很覺為難。有時划策了幾個錢，也要預備作黑飯資本，白飯倒不在他心上。楚雄寄給他的一桿手槍，並無別處可以安放，只能塞在褲腰之內，帶著他出出進進，很為危險。好容易挨到一禮拜期滿，奔到機關部中，只見屋在人非。問那看弄門的，方知美良等已在數日前，將屋中物件，變賣一空，出門不知到那裡去了。畢三此時，始知上了他們的老當。幸虧楚雄有桿手槍寄給他，還值到幾十塊錢，不然真替他們白忙一場了。於是畢三便有出鬆這柄手槍之意。無如燕子窠乃是包探伙計出沒之地，這手槍如何能讓他們見面，豈非自討沒趣，因此遲遲不敢出脫，

那手槍也一天天在身邊帶著。講他先前有那機關部可吃白飯，自己只須照顧一頓黑飯，或偷或摸，或折或借，卻還兜頭得轉。現在要他一個人顧全黑白兩頓飯，未免支持不住了。畢三便想出一個極主意，不耽擱燕子窠，改住客棧了，而且天天換新鮮，得便時候，被單褥子枕頭套隨心所欲，拿來圍在褲腰裡，跑出來，質了錢吃飯，居然頗為順手。有一天畢三想，每日出手，所得只夠一天的用度，若有時不能得手，便要挨餓，一般用了心思，何不上大客棧，多撈些兒，也好多挨幾天開鎖。因此他便往一有大旅館中借宿去了。畢三沒想到自己身上這套衣裳，和那副嘴臉，不像是住大旅館的人。茶房們接著他，初以為是代別人來定房間的，後來聽他說自己居住，彼此都覺奇怪，要他先付房錢。畢三並無難色，連小賬也一一照付過了，於是茶房們不得不讓他居住

畢三這夜，將兩床縐紗被面，一齊拆下，當束腰帶圍在身上，把拆下的被裡，向上擺著，觸眼並無破綻。天明他喚茶房打臉水，淨罷面，丟給他兩角小洋，搖搖擺擺的出房而去。茶房終不能無疑，待他一出門，即將床上的被頭掀開，果已沒面目可以對人了。當下他便在窗口上，叫喚賬房中人，不可讓下來那人逃走。那時畢三剛下扶梯，被他們攔住去路。茶房也趕了下來，一搜身上，兩條被面，賊證俱在，褲腰中搜出一柄手槍。本來旅館中人，意欲打一頓放他走的，現在搜出手槍，勢不能不報巡捕，於是畢三的官司，也吃定了。第二天，捕房將他解公堂審問，只因證據鑿實，又是身藏兇器，租界上這幾天，正鬧著盜案，辦理不能不格外從嚴。堂判下來，五年西牢監禁。做書的脫稿時候，他還未曾出獄，所以書中也無再紀他的事跡之處。現在關於杜鳴乾嚇詐一案諸人，所餘只他令弟默士一位，還屈服於姘婦阿招勢力範圍之下。阿招將他呵來叱去，並不當他男人看待。但丟開他，卻又捨不得。因有時候，大有用得他著之處。如買賣人口，出進的筆據，若請別人代書，機關豈不洩漏，惟有默士，同她有連帶的關係，守口如瓶，萬無一失。現在阿招家中一班小丫頭們，陸續都已賣去，只剩下金寶一個。阿招因她面目頗為齊整，不肯賤價賣掉，意欲賣她在堂子內，多得數百元身價。不意金寶年紀雖小，脾氣卻古怪異常。她一聽堂子兩字，抵死不肯去，哭道：「爹爹對我說的，好人家兒女，不願賣在堂子裡，所以將我賣在這裡為婢，我情願打殺苦殺，決不肯到堂子中去的。」

買的人聽了她這些話，自然都嚇得不敢要了。阿招雖然軟哄硬嚇，說做丫頭操作，何等勞苦，到了堂子中，攤開手吃現成飯，怎樣的適意，年紀長成，得嫁做官的，便是官太太。你看馬路上坐汽車來來去去，身上穿綢著緞，金剛鑽亮晶晶，珍珠圓溜溜的女人，一大半是堂子出身。你現在聽我的話，到堂子內去了，日後便和她們一樣。你若不聽我的話，現在做一個丫頭，日後嫁一個車夫，到老來也和這裡的燒火老娘姨一般，多大年紀，還要劈硬柴，洗鍋洗碗，何犯於著。而且你不聽我的話，我還要打你，打殺了也沒人可以出場的。」

金寶哪裡肯依，阿招竟奈何她不得，氣得肝氣大發，恨恨不已，對默士說：「我這幾年來，被一班小東西氣夠了，以後無論如何，決不再買丫頭。清和坊老三，約我下節合鋪房間，買兩個小的做做。她手下客人很多，我想還是吃堂子飯，適意多了，你也可以幫著寫寫局賬，生意好些，拆半份下腳給你，也好零用零用，你道如何？」默士若是有志氣的男人，自然不肯答應。但默士倘有了志氣，早已不挨在阿招的家裡了，所以一聽說有半份下腳折給他，一時喜上顏色，沒口怨。於是阿招也決定主意，同清和坊老三商量合伙。默士便預備做烏龜了。但阿招家中，那金寶丫頭，留著沒用，帶往堂子內，恐她不肯，惟有轉賣與人。於是再托薦頭打聽，若有人要買婢女，價錢多少不論，能早出鬆一天好一天，省得留在眼面前惹氣。那薦頭說，新馬路趙公館中，要買丫頭，價錢倒很肯出的，只是沒人肯替他們搭嘴。阿招問為何緣故？薦頭道：「皆因他家從前買過幾個丫頭，有一個死了，其餘都是逃走的，聽說他們那位奶奶，人材十分齊整，相貌同觀音菩薩相仿，不過心腸異常狠毒，手段也同夜叉小鬼一般，打丫頭沒有頭腦，死的乃被她打死，逃的自然受苦不過，所以逃了。但逃走之後，她還找來頭人說話。我們一班人，一來怕造孽，二來恐日後糾葛，所以不敢搭口了。」

阿招聽了，甚得意，說：「別個丫頭，恐防打不起，我家這個小貨，越打她越適意，不打倒反要作梗的，我正愁沒這樣一份合式的人家，現在既這趙公館要買丫頭，真是再巧不過，多煩你替我帶她去看看罷。」薦頭搖頭笑道：「我怕作孽。」阿招道：「有甚作孽？各人有各人的緣分，也許她去了就不打呢。而且丫頭原本是買來賣去的，你們做薦頭的，要怕造孽，還吃什麼薦頭飯！至於你怕日後糾葛的話，這孩子頗有志氣，打死她也不肯逃走的，你倒可以放心。」講薦頭不肯搭口，原本是欺人之談，他因趙家女主人脾氣太壞，深恐日後賣主曉得，要肉痛小孩子，所以預先做這一個套頭，以免日後口舌，這便是三姑六婆的本領。於是阿招便命金寶跟薦頭出去，給趙公館主人觀看。那金寶也曉得主人要開堂子，自己正愁日後跟她去的好，還是不跟她去的好？聽現在欲將她轉賣在一個什麼公館內，心中頗以為幸，豈知吃苦就在眼前了。當時薦頭帶領金寶，到那趙公館內，見這奶奶還不滿三十歲年紀，正穿著件梳頭馬甲，在那裡梳頭。見了薦頭，一笑嫣然，百媚橫生，比之阿招對人狠眉狠眼的，天差地遠。金寶心中以為這奶奶品貌如此，一定很和善的了。薦頭道明來意，那奶奶又對金寶看了一看，說：「他們要買多少洋錢呢？」

薦頭一口討價二百塊，那奶奶笑道：「二百塊錢，在內地可以娶一個姨太太了，我看一百二十塊洋錢罷。」薦頭說：「一百二十塊，他們是不肯賣的，奶奶你可再加些，不加以帶她回去了。」那奶奶恐他當真要走，便十塊五塊的，加到一百五十元撞頂，生意講定，那奶奶叫他將丫頭留下，你向前途去寫了紙頭來拿錢便了。金寶在旁，聽得真切，她也曉得自己父親得到七十塊錢，將她買給阿招家的，現在住不到半年之久，就被她賣了一百五十元，賺到八十塊錢，父親養了我十多年，只拿七十大洋，唉，你為何不再多養我半年，那八十元也不讓人賺了呢。心中轉著這個念頭，眼淚幾乎流將出來。薦頭將她交給趙公館中一個娘姨，自往阿招家中寫紙頭去了。以後金寶只見薦頭又來過一次，帶了鈔票回去，也沒叮囑她什麼說話，所以她於內中的交接，毫不知道。現在的金寶，已不比新賣到阿招那裡時候模樣，般般不懂，究竟學了幾個月，也可同娘姨媽子做做對手了。兼之這趙公館中的奶奶，大有新箍馬子三天香的脾氣，起初幾天，很愛惜這個金寶。連重話都不肯說她一句。金寶見她性氣比阿招和善，不覺自慶得所。豈知過不

幾時，有一天奶奶喚金寶倒茶，金寶見壺內茶已倒空了，忙換新茶葉，向老虎灶內泡得茶來，即斟一滿杯，送到奶奶面前。奶奶因口渴要茶，等她出去泡了回來，已覺冒火，又見剛衝的茶，茶葉尚未泡開，顏色淡淡的，碗麵上又浮著幾粒粗碎茶葉，不由心中大怒，拿起茶杯，連杯夾茶，向金寶擲上摔去。金寶冷不防，避讓不及，這一碗剛泡來的滾水，都潑在她腳背上，可憐她又沒襪子穿的，赤腳挨燙，更為利害，茶杯也碎了。金寶燙得嚷又不敢，眼淚從眶子內直滾出來。奶奶還罵她：「死貨，這種茶可以教人吃的嗎？還不替我倒一杯濃的來。」

金寶忍淚熬痛，拾去了地上的碎碗，另拿一隻茶杯，再倒一杯茶，可早已濃透了，奶奶見了，亦無他話。金寶站在旁邊，兩腳背渾如針刺一般，其痛無比。低頭看看，見一雙腳，紅腫得同爛桃子一般，高一塊低一塊，大約是起的水泡。金寶只覺一陣陣火辣辣的，好不難受，見奶奶沒甚使喚，即忙掩到樓下，開了一腳盆自來水，將兩腳浸在冷水中，方覺略為適意。不意樓上又高聲喚她了。金寶無奈，只得揩揩腳上樓，可憐她熱過了冷水一浸，再要走路可真比割了她的雙足，更為難熬，同爬的一般上樓，蹣跚到奶奶旁邊，奶奶問她：「我命你站在這裡，你為何背著我下去？」只說這一句話，並無別的差遣。

金寶可是不站定了，其奈腳痛難熬，身子搖搖欲倒，只得靠牆頭立著，眉頭緊皺，口中嗖嗖有聲。奶奶未嘗沒有聽見，她卻只當不知道的一般，仍理自己的花樣。原來她今天忽然興發，欲為老爺做一雙拖鞋，拿出花樣包，揀了有兩點鐘工夫，還沒揀出一朵中意的花樣，身子倒覺得有些乏了，於是做拖鞋的熱心也變冷了，將花樣推開一旁，命金寶收拾過了，自己便橫在沙法上打盹。金寶待她睡熟了，方敢重掩下樓。娘姨們見她行路不便，問其所以。金寶說明原委，算他們要好，替她弄一瓶玉樹油，搽擦傷處，幸未潰爛，痛勢也減輕不少。這一回開了頭，自此奶奶便舊病復發起來。金寶若有一點兒不合其意，她開口就罵，動手就打。幸虧她從前在阿招那裡，苦頭已吃慣了的，這點兒家常便飯，倒也不覺得十分難堪。

不意有一天，他家的老爺有事上南京去了，說要三天方能回家。於是奶奶到夜間，十二分的不舒服，又是睡不著，又是渾身骨頭酸痛，橫在床上，教金寶掇一張小凳，坐在床面前，替她捶腿。捶了一陣，她方能闔眼。但金寶兩手骨節，又不是裝機器配絞鏈的，時候捶久了，不免膊酸筋麻。況她白天操作竟日，別的不必說，就上下扶梯，也足有一二百次，身子非常疲乏，那禁得深夜不眠，還要兩手一起一落，輪流不息的替奶奶捶腿。奶奶睡熟，她也漸漸倦極欲睡，兩手不知不覺的擱在奶奶腿上，舉不起了。可怪這奶奶又同小孩子一般，拍拍唱唱，方能安睡，不拍她就睡不著的。兩眼睜開，見金寶垂著頭，同拜菩薩般的，一顫一顫，不覺十分動怒。看床面前沒甚別的東西，便髮髻上抽一支黑鋼針，看準她臂膊肉上，狠刺一下，金寶阿呀一聲，痛醒了，慌忙捶腿不迭。

奶奶命她自己去拿一根雞毛帚來，放在枕頭旁邊，倘或她貪懶欲睡，便夾頭夾腦的打將下來。這一夜不知吃了多少雞毛帚，直到第二天黎明，奶奶方許她回房去睡。但九點鐘時分，娘姨又喚她起身倒馬桶了。這時候起身之後，自此休想再得睡的工夫，到晚仍舊替奶奶捶了一夜腿，天明方得脫身，中間又不知挨了多少回打。老爺出門三夜，可憐她便做了奶奶三夜間的消閒出氣之物。到第四天，老爺回來，奶奶方不要金寶捶腿了，也許老爺用別的東西替她捶過的，不然她怎能睡得著呢，言之可笑。這位奶奶在三夜中，領略過金寶捶腿的滋味，覺得她落手不輕不重，十分適意，閒來便時常要叫金寶捶腿，於是金寶又得了一樁很好的差使，但棒頭也吃的更多了。

這奶奶的脾氣，又極古怪，不高興時候，打人算出氣。高興時也打人當作樂的。以致金寶體無完膚，頭面時常有抓破的血痕。金寶雖甘心吃苦，但一班底下人，卻大大的為她不平，暗地勸她逃走。金寶想起自己的苦楚，大半為著無故受責，奶奶如此橫暴，自己一輩子沒有出頭之日，果然以逃為妙。但逃了出去，兩眼漆黑，哪裡有得飯吃，活活餓殺，還不如在此受苦活著了，因此仍不敢逃走。那一天奶奶有人請她看戲，她預備吃過了晚飯去，故此預先各式打扮停當，連催底下人快此開飯，自己卻早坐在桌子旁邊等著了。一個娘姨手捧大木盤上來，盤中四五式小菜，金寶幫同將盤中一碗碗菜，搬到台上。內中有一碗蛤蜊燉蛋，剛從飯鍋上拿起來，碗口碗邊上熱度還了得，金寶不知，以為同別碗菜一般的，所以兩手捧起，到得手中，方覺其燙灼膚，金寶熬不住痛，不覺兩手鬆開，這碗蛋湯，頓時也跌到地上，碎了還不打緊，油水有些濺在奶奶腳上，偏偏奶奶腳上這雙花鞋，顏色非常嬌豔，還是第一次上腳，絲襪也是新的，此時被油湯濺著，勢難再穿著出去看戲。若要重換，一來沒第二雙稱心的鞋子，二來她自知脾氣很緩，換一雙腳，往往要摸一兩點鐘工夫，看戲豈不太遲。被金寶一失手，殺了她這個勝會，心中怎得不怒，當時氣得她飯都不要吃了，教娘姨仍舊和盤收下去，替我揀一根細而結實的硬柴上來。

金寶曉得這是打她的刑具，嚇得呆在旁邊，轉動不得。娘姨不敢違命，帶上一根樹柴，奶奶抓在手中，不問頭腦，先將金寶一陣亂打，打得她鼻青眼腫，頭破血流。奶奶怒猶未息，無奈自己的手膀也打酸了，又因就要去看戲，還得更換鞋襪，不便多耽擱工夫了，因命娘姨開了一間堆箱子的空房間的門，將金寶鎖在裡面，不許她吃夜飯，鑰匙拿來給我自己收藏，待我有工夫時，再同她算賬。娘姨主命難違，只得依法行事。奶奶親自監督她鎖上門，將鑰匙袋在自己身畔，方另換一雙鞋襪，出去看戲。見別人腳上穿的繡鞋，都同自己適才被金寶弄髒的那雙一般鮮美，現在自己換了一雙深色的，比上去未免遜色多多。雖然腳在裙的底下，坐著沒人留心，她卻異常失意。散戲館回來，悶沉沉的就此睡了。

那金寶幽閉在空房間內，鑰匙沒拿出來，也沒人可以開她。第二天吃飯時候，奶奶還沒起身，誰敢喚醒她要鑰匙開金寶出來吃飯，只得盡她在空房間內挨餓。你想她還是昨天吃的中飯，經過了一頓晚飯，一頓早飯，再加一頓午飯，怎教她挨餓得起，不然她還要難堪呢，因這箱子間內，並無淨桶，她飯雖可以不吃，那肚子內排洩出來的東西，卻不能阻止她不出來的，幸虧有一個破口的外國尿罐，棄在箱子底下，居然免卻她一場封鎖港口之苦。但饑渴兩件事，也是很難熬的。金寶身上既痛，肚子又餓，夜間蹲在箱子旁邊過了一夜，身上十分寒冷，這箱子間，就是奶奶臥房背後的亭子房間。因此金寶更不敢高聲哭喊，恐被奶奶聽得，又要拖她出去受打。一個人在內吞聲飲泣，淒苦不堪。

到此時吃飯時候，還沒人來開她出去，她以為奶奶這一回，真的要餓殺她了，心中好不著急。只覺腸胃雷鳴，口渴如焚，再也熬不住了。幸後面臨街一扇窗未被箱子堆塞，還可啟閉，金寶想開窗看看，下面若有娘姨人等走過，央她拋些東西上來充饑。不意一開窗，就看見對馬路的李公館中，正在吃飯。原來這李公館主子，乃是上江人，吃飯須搭面點。金寶見他們大包子夾肉，熱騰騰的向口內送著，不由涎往下淌，伏在窗口上，看得呆了，被李公館的少爺瞥見，說對面有個丫頭，看我們吃飯。眾人聽了，都看著她發笑。金寶便伸出手，向他們乞食。李少爺隨手取一個饅頭，向這邊拋來。究竟隔著條馬路，一臂之力有限，約摸離金寶的窗口還有一丈多路，就掉下地去。金寶兩手接了個空，李公館中一班人見了，都哈哈大笑。笑聲驚動了馬路上一個行人，此人非別，便是這裡奶奶包著走梳頭的娘姨，她此時正預備到這裡來替奶奶梳頭。將到門口，忽見半空中掉下一物，看是個饅頭，又聽頂上笑聲大震，一抬頭見金寶伏在窗口上，對面樓窗口，也有幾個男子，對這邊拍手狂笑，梳頭的每日替奶奶梳了頭就走的，故並不曉得金寶昨兒晚惹禍這件事，現在見她隔窗口同男子玩笑，還以為小丫頭不規矩，暗說現在的時勢反了，這般拳頭大的小鬼，就和人家混鬧，無怪上海灘上，越弄越烏糟糟咧。

一邊唧咕著，一邊敲開了門，直上奶奶房中。剛值奶奶一醒轉。梳頭的倍口說：「起來罷！主人睡晏覺，丫頭不入調，還成個人家呢！」奶奶驚問哪個丫頭不入調？梳頭的便把馬路上看見的情形，講給奶奶聽了。奶奶大怒說：「這小鬼昨夜潑翻小菜，弄髒了我的鞋襪，我將她鎖在箱子間內，還未得工夫處治她，她倒敢同對面人家玩笑，真是該死。」忙喚娘姨快拿鑰匙去開門，拖這小鬼出來，讓我細細的同她算賬。梳頭的至此方知就裡，深悔自己失言，害了小丫頭。奶奶的被頭風很為利害，一起身就要尋人的事。今兒金寶准有一頓受用，心中懊悔不迭。果然娘姨將丫頭帶到旁邊，她一見奶奶的面，就身子索索抖個不住，奶奶還說她裝腔作勢，你有心同對面人家玩笑，人小心不小，好一個賤貨，我今天有心超度你，打殺了你，讓你早投人生，到野雞堂子花煙間內去做娼婦，儘量的適意罷。說完話，咬牙切齒，又是一陣柴鞭，可憐金寶昨夜打的捧瘡，還未結疤，怎禁得傷上加傷，皮破血流，嘶聲哭喊。

旁邊梳頭的也看得不過意了，竭力勸奶奶住手。奶奶怒猶未息，蓬著頭走到後房中，開了窗，直對李公館大罵之下，李公館的主人不懂蘇州話，喚了個當差的做翻譯，方知罵他們調戲了他家的丫頭。這李老爺頗講情理，抱怨自己的兒子，不該惹事招非，一面閉上樓窗，不睬她，由她叫罵，給她一個陰乾大吉。奶奶罵了一陣，沒人對口，大獲全勝，也就奏凱班師，回轉堂樓上，梳頭吃飯。金寶幸得梳頭的多嘴，開出來打了一頓，前事勾消，饑渴之難，居然免過，這件事已不成問題。單有李公館中的少爺，無故受他老子一頓埋怨，心中氣不能平，蓄意守一個機會，報此仇恨。

有一天見金寶出來泡水，慌忙喚住她，問她頭上怎樣青腫的？金寶說被奶奶所打。又問你手臂上縛著布，可也是被奶奶打開的嗎？金寶回說正是。李少爺便說：「你既然被她這般虐待，為何不上捕巡房去告她呢？」金寶聽了捕巡房三字，一嚇就逃回去了，以致還有許多說話，沒講得成，只可再守機會。那一天又見金寶出來沖茶，李少爺攔住了，問她這幾天奶奶可曾打你？金寶說：「大打沒有，嘴巴是常吃的。」李少爺便說：「你常受她這般虐待，心中可願意嗎？」

金寶沒話回答，眼淚卻直淌出來。李少爺曉得她肚子裡實有一腔悲苦，正是自己的很好復仇機會，便說：「你不見我家銀珠，同你差不多年紀，她也和你一般做丫頭，在我們這裡，便同做小姐相仿，既沒人打她，做活也不像你們那裡勞苦，和你比來，真正天差地遠了。起初你父母賣你的時候，怎不替你揀一個好好人家，為甚送你到這惡鬼窟裡去呢？」金寶不聽猶可，一聽這些話，止不住心如刀割，淚若泉湧，她心中未嘗不明白投錯了主子，但在賣她的時候，怎得由自己做主呢。此時被李少爺觸惹痛處，恨不能放聲痛哭一場，惟有吞聲飲泣。李少爺卻徐徐勸她說：「你不要哭，這原不打緊的，你現在的主人太兇惡了，就換她一個何妨。女人嫁了丈夫，不合意尚可離婚改嫁，何況幫人家吃飯，日後你家奶奶倘若再要打你，你不妨逃走到我們這邊來，大不了當初她花幾個月錢買你，我們加利還她就是。現在你出來多時，快些泡茶去罷。」

金寶聽李少爺講話聽出了神，忘卻了自己所乾何事，現在被他提醒，方覺自己是出來沖茶的，奶奶還等著解渴呢。耽擱這些工夫，一定又要受打了。心中想到，好不著急，疾忙奔過去衝了開水，三腳兩步趕回家中。果然奶奶手執硬柴，恭候已久，見她進來，咬牙切齒罵道：「你還想回來嗎？為何不死在外面了。泡茶要耽擱這許多功夫，就等著冷水燒起來，也滾透了。你在馬路上做什麼的？」說罷夾頭就是兩下，額角上血也出來了。金寶忍痛，不敢做聲。奶奶說：「你頭上的皮好厚，打你不痛。便拿硬柴打她的手，這可是奶奶自己不好，因她沒照顧金寶手中有一壺熱茶，還未放手，捧打下來，茶壺如何再捧得住，一脫手可又鬧了第一回挨打時候一般故事，但第一回燙金寶腳上，這一回熱水，可潑到奶奶的金蓮上了。」

也是天理循環，報施不爽，奶奶天生嫩皮膚，怎禁得滾湯潑水，況她腳上又不止穿一雙絲襪，襪襪之中，還有襪襪，外加假腳趾頭棉花之類，這都是時下小腳裝大腳，少不得的材料，現在層層濕透，其燙不堪。奶奶手中打人的柴，也丟脫了，倒退幾步，坐在椅子上，雙手護著腳，口中呀呀嚷痛。一面恨恨的對金寶說：「小鬼你要死了，你有心拿滾水燙我，好得很，今天我准得要你的命，不怕你逃上天去。金寶曉得自己惹了滔天大禍，驚得呆若木雞。旁邊娘姨見了，慌忙過來幫奶奶脫襪套頭，眾人亂作一片，沒工夫來抓金寶。金寶忽然靈機一動，暗想站在這裡，少停必然有死無活。前回只在奶奶鞋襪上潑了些油湯，痛打之後，還幾乎活活餓殺。這一番燙了她的腳，禍比前遭鬧得更大了，只恐等她動起手來，性命不保，還不如趕緊腳底下明白。適才李少爺答應我，有事可以躲到他家去的，他還肯向奶奶這裡贖我出來，何不逃往他那裡去。心中定了主意，趁眾人忙亂之際，她便一溜煙下樓，出後門徑往李公館而來。

但所說那個李少爺，乃是個十七八歲的童子，他方才對金寶講的話，也是信口之言，無非哄金寶吐露真情罷了。現在見金寶當真向他收容了，可不免面有難色，因他上有父母，自己做不得主。此時只得告訴他老子娘，對門那家的丫頭，因主人要活活打殺她，所以逃走到我們這裡來，求我們收容。我想橫豎家中一個丫頭不夠使喚，不如向他們買了下來罷，也可救她一條性命。這李老爺聽說是對門那家的人，嚇得腦袋亂搖，連說：「使不得，你不記得日前拋饅頭那件事麼？她家女主人，撒潑無比，你還不怕，今天豈可收留她家的人。就使你有錢買她下來，焉知她們肯賣不肯賣，這都是一廂情願的話，你快替我教她回去，休再惹事招非了。」

李少爺好不為難。李老爺夫婦，也見金寶哭得很為傷心，又見她兩手和頭面上傷痕狼藉，問知都是主人打的，不免心中可憐。問她現在惹了什麼禍事，以致不敢回去？金寶一一說知，李老爺夫婦也料她回去了，一定不得了，但留她又有所不敢，彼此都沒主意。李少爺說：「他們虐待婢女，租界上章程是不許的。我們留了這丫頭，設或她來鬧時，我們何不拖她往巡捕房去控告。」一句話提醒了李老爺，說道：「有了！常言先下手為強，慢下手遭殃。趁這丫頭傷痕尚新，不妨教她先到捕房中去控告虐待的。」金寶一聽巡捕房，就嚇軟了，那裡還敢答應去控告主人。李老爺又沒法可施，他少爺說：「不妨事。我們口認得一個巡捕，不如令他陪伴前去。」

當下他便奔出來，找著這巡捕，告訴他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。巡捕說：「那是我們應得干預的。他尚在自己家中，沒出門口，可不在我們權限之內。現在她已越過馬路，跑到你家，經過了我的地位，我不妨報告，說在馬路巡見的，由我帶進去，手續上也便利多多。」李少爺大喜，但金寶猶覺膽怯，經眾人百般勸哄，方肯隨著巡捕在捕房而去。這時對面屋中，也正亂哄哄的找金寶，因奶奶腳上，幸虧襪子穿得多，燙雖燙，卻沒燙出泡來，此刻換了鞋襪，預備收拾金寶。豈知四面找尋，不見她的所在。奶奶十分動怒，罵娘姨們放走了她。娘姨們都叫屈道：「我們因奶奶受燙，幫同脫襪子拿腳盆，沒工夫照顧著她，不知她怎樣的走了。」

奶奶罵道：「你們難道不曉得，這小賤人惹下潑天大禍，還不抓住她，鎖在空房間內，讓她安然逃走，不是你們故意放她的麼！現在沒有別的話，快替我把這小賤人尋回來，萬事甘休。否則你們一個個給我滾蛋。」眾娘姨無奈，只得做一會子偵探隊，分頭兜捕這小強盜。他們都以為金寶決不跑遠，因先前他們也曾勸她逃走，她執意不允，此時諒必為著怕打之故，掩在附近幾條弄內。後來一條條都尋遍了，還無她的蹤跡，彼此都不免著起慌來，說道：「死丫頭，該跑的時候不跑，不該跑的時候，她倒跑了。只恐為了她，還要斷送我們的飯碗呢。」正議論間，忽見金寶自那一條馬路上，向這邊走來。眾人一見，如獲異寶。同聲說：「來了來了！」